



左氏

卅四
卅五

裏

十九年
五月
二十四日

服部文庫

117

207

20



117
207
20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四

襄十九年盡二十一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圍齊之

諸侯也祝柯縣今屬濟南郡柯古多反晉人執邾子

稱人以執惡及民也公至自伐齊無傳十九年

伐齊正義曰往年圍齊今以伐致傳既不說杜亦

不解公羊傳曰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

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為抑齊為其亟伐其

意言往年同圍齊者實非圍齊故以伐致案傳攻平

陰齊侯塹防門而守之則是兵實圍齊不得如公羊

說也賈逵云圍齊而致伐以策伐勳也伐者加兵之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四

襄十九年盡二十一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名圍則伐內之別圍伐終是一事不得各有其勳何言策伐勳也但圍是伐內之別此言至自伐齊僖二十九年言至自圍許史異辭無義例

取邾田自濼水取邾田以濼水為界也濼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

陸縣入泗○濼好號反徐音郭又虎伯反字林口郭口獲二反

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無傳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世子光三與魯同盟

同盟○正義曰環以成十年即位十五年國佐盟于戚十七年同盟于柯陵十八年崔杼于虎打襄三年世子光于雞澤五年世子光于戚九年世子光于戲十一年世子光于亳城北不數成公之世世子光猶

四同盟言三者襄五年戚盟不書經故杜不數劉炫以為杜誤非也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詳錄所至及

還者善得禮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無傳

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冬葬齊靈公無傳

城西郭魯西郭○郭芳夫反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

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

督揚即祝柯也。○督丁毒反。毋音無。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伐魯在十七年。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邾魯之

界也泗水名疆居良反。取邾田自漵水歸之于我邾

田在漵水北今更以漵為界故曰取邾田傳註邾田至邾

田。○正義曰邾在魯南田在漵水北今更以漵水為界取邾漵北之田歸于魯也十六年命歸侵田此年

正邾魯之界則此田舊是魯界邾人取以為已有今日使之歸魯故曰取邾田也公羊傳曰其言自漵水

何以漵為竟也何言乎以漵為竟漵移也其意言邾魯以漵水為竟漵水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賈服取

布

以為說言刺晉偏而魯貪案傳晉命歸侵田此田邾先侵魯追令反本何晉偏而魯貪公羊之說不可通也

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六卿過魯。○圃希古

反過古禾反。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與尉候奄皆

受一命之服如鞶戰還之賜唯無先輅。○鞶音安。賄荀

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中軍元帥

故特賄之五匹為束四馬為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

於魯因以為名古之獻物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為鼎

之先○賄呼罪反乘馬繩證反註四馬為乘同。○荀偃至之先。○正義曰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

尋鄭玄云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箇為束貴成數兩

自恨以私待人。○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為懷子之言故也。欒魴，欒氏族，不書兵，并林父，不別

告也。經書夏從告。○并如字。○季武子如晉拜師。

謝討齊，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代荀偃將中軍。

後放此。賦黍苗。○黍苗詩小雅。美召伯勞來諸侯。如

陰雨之長黍苗也。喻晉君憂勞魯國，猶召伯。○召上

同勞力報反來力。季武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

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

豈唯敝邑賦六月。○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

馨

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仰如字，徐五亮反。

報反，常膏古報反，又如。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

林鐘而銘魯功焉。○林鐘律名，鑄鐘聲應林鐘，因以

為名。○鑄之樹反。○林鐘律名，鑄鐘聲應林鐘，因

中林鐘是林鐘六月之律名也。周語曰：景王將鑄無

射，問律於泠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

律謂六律六呂，以均鐘大小清濁也。考成也。成平也。

平中和之聲，度律呂之長短，以立均鐘，以成和平之

聲。而百官之道得象而儀之，是言度律呂長短，然後

鑄鐘，鐘聲應律，遂以律名鐘。此臧武仲謂季孫曰：非

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不銘功。諸侯言時

季武子

天子銘德

不銘功

諸侯言時

計功國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也大夫稱伐國銘其

功伐之勞今稱伐則下等也國從大夫故國則下等

也國正義曰諸侯之銘當言時計功魯之伐齊也借

人之功非已有妨民農務不可謂時二者既無可

稱唯有從行征伐可得稱伐勞耳伐雖可稱若稱

伐則從大夫之例於三者為下等不足為功美也計

功則借人也國借晉力也國借如字一音情亦反言時則妨民

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國

彝常也謂鐘鼎為宗廟之常器國夫音扶國銘其功烈

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

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國以勝大國為幸

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國為城西郭

武城傳國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驪聲姬

生光以為大子國兄子曰姪顏驪皆二姬母姓因以

為號懿聲皆諡國娶子住反姪直國諸子仲子戎子戎

子嬖國諸子諸妾姓子者二子皆宋女國仲本亦作

放此嬖國仲子生牙屬諸戎子國屬託之國屬音之

必計反國子請以為大子許之國齊侯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

不祥國廢立嫡之常國嫡本或作國間諸侯難國事難

成也國廟之間國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國列諸侯之會

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謂光已有諸侯之尊

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

子光。廢而徙之東鄙，使高厚傳牙，以為大子。夙沙

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

子。終言之。少詩照反，下註公。猶少同，杼直呂反。義曰：知終言之。正

者，以云尸諸朝非禮，下始云五月齊靈公卒，莊公即位，若非即位之後，豈得尸戎子於朝，故傳終言之。

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無黜刑之刑。黜其京

又五。無黜刑之刑。正義曰：婦人淫則閉之於

刑之中，無三等刑耳。三等墨，劓刑也。三等之刑，墨輕

刑重，故舉其輕重而畧其劓也。周禮謂之墨，尚書謂

蒲

之黜，黜墨為一，故依尚書言黜也。服虔云：婦人從人

者也，故不為制刑。及犯惡，從男子之刑也。若與男子

俱受黜，則劓，亦是婦人刑矣。何獨主男子而婦人從

之也。劉難服云：犯淫則男子割勢，婦人閉宮，豈得從

男子。雖有刑，不在朝市。謂犯死刑者，猶不暴尸。

反。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經書七月辛卯，光

定位而後赴，莊公即位。大子光也。執公子牙於句

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光謂衛教

公易已。高唐在祝柯縣西北。句古侯。反瀆音豆。晉士匄侵

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禮之常，不必待君命。禮

之至君命。正義曰：傳言禮也，則兵不伐喪，必有常

禮。禮有此法，故聞喪即還。公羊傳曰：還者何，善辭也。

水火充。

卷三十四

公羊傳

者

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何休云禮兵不從中御外臨事制宜唯義所在故善之是與左氏同也穀梁傳曰還若事未畢之辭也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讓矣士甸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甸者宜奈何宜擇帷而歸命乎介其意言待命乃還故杜言不必待君命所以排穀梁也

○於四月丁未國於此年四月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國十四年晉伐秦子蟠見諸侯師而勸之濟涇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國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國

路至服路○正義曰二十四年穆叔如周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與此並賜諸侯之卿其文皆云大路知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也周禮中車王之五路有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又有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又曰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周禮有此文耳其封諸侯賜之以車則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四衛以革路蕃國以木路其賜諸侯之卿則無文釋例曰周官王之五路及卿大夫士服車各有名又有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謂此上五路之良散當以出賜故言其用無常也傳通稱玉路金路為大路及賜魯穆叔鄭子蟠當是革路若木路所以封四衛及蕃國之君也而亦曰大路者據受王之殊錫皆舉其總名或云先或云次當各自以就數為差也杜言當是革路若木路者雖疑不敢質謂當是此二路也必疑然者以服車稱車不稱路王若賜之夏篆夏縵不應謂之為大路名之曰大路必在五路之中矣金路象路乃賜同姓異姓之國君不可以賜其臣而傳稱

示火危

卷之三十八

及五司

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位當小國之君則車亦可以同之故疑是革路若木路也革路木路路之卑者亦稱大路者以受王殊賜皆舉其總名也若受之於君或稱先或稱次杜云以就數為差者三命之卿就數三再命之卿就數二故鄭賜子展先路三命命之服子產次路再命之服是也若其不然王賜叔孫穆子其車若是夏篆夏纓即與常車無異何故生弗敢乘及死乃請以葬也鄉飲酒禮者大夫之禮也工人卒歌主人獻工大師則為之洗鄭玄云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大師為之洗尊之也彼尊君賜樂謂工師為大師此尊王賜車謂王車為大路其意類於彼也膏肓何休以天子車稱大路諸侯車稱路車大夫稱車今鄭子蟠諸侯之大夫耳當與天子士同賜其車而名之曰大路非正也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名不正則言不順於義左氏為短案周禮天子衮冕上公亦稱衮冕天子析羽為旌諸侯及大夫亦稱旌又天子樂官稱大師鄉飲酒禮君賜樂亦稱大師此皆名同於上則卿大夫大路何獨不可同之

灑

於天子大路之名○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

而兼其室灑藍齊地書曰齊殺

其大夫從君於昏也傳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為國

討文○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專權國人患之乃討

西宮之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言

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

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葦子良氏之甲守以自

守也守手又反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

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亦以國討為

文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子然子革父。士子孔圭

媯之子也。朱子圭媯皆鄭穆公妾。士子孔子良父。

○媯居。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亞次也。於嫁

反。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鄭僖四年

魯襄六年簡之元年士子孔卒。魯襄八年司徒孔

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司徒孔與二父相親故相助

其子。○相息亮。三室如一。言同心故及於難。故

二子并及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子革

即鄭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簡公猶幼故大夫當國。○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夙

沙衛以叛故圍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

號之乃下。衛下與齊侯語。號徐胡報反。問守

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

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

城。見衛至乃登。正義曰。杜於此註皆用賈逵之

說。服虔引彭仲傳文齊後誅衛呼而下與之言

因可取之無為揖之復令登城。仲傳以為齊侯號衛

衛慙而下云問守備焉問衛之守高唐者衛無恩信

故令守者以無備告齊侯善其言故揖之乃命士卒

登城服虔謂此說近之。案傳之次第衛在城上號之

乃下是衛下也。問守備焉問衛也。若其別問餘人當

云問其守者不得云問守備也。若齊侯揖之而命士

傳文一作博云
傳作博

往

春秋

卷三

公

卒登城則士於此時已登矣何故下文方曰殖綽上
僂會夜縋納師也衛已下城齊侯不即執取者或有
所隔礙不得取之漢末曹操與馬超對語徐晃與關
羽對語皆離敵交言而不能相取亦何怪古之人乎

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因其

會食二子齊大夫傳音附食音嗣僂夜縋納師正義曰

二子因其無備先住城力侯反縋直偽反醢衛于軍音海○城西郭懼

齊也前年與晉伐齊又鑿其器為鐘故懼○齊及

晉平盟于大隧大隧地關○隧音遂故穆叔會范宣子

于柯齊晉平魯懼齊故為柯會以自固穆叔見叔

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

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控苦○救四章至

義曰控于大邦乃是載馳五章而云四章者文一十

三年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義取控于大邦意在五

章而并賦四章彼註已云四章以下故於此畧之詩

註云極至也今衛侯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

侯亦誰因乎由誰至叔向曰肸敢不承命叔向度

齊未肯以盟服故許救魯洛反穆叔曰齊猶未也

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衛石共子卒石買○共音恭

悼子不哀買之子石惡孔成子曰是謂斃其本斃

斃猶拔也斃求月反一音斃猶拔也○正義

拔根故云斃猶拔也父是親之極孝為德之本於父

尚猶不哀必是不能愛人也已不愛人人亦不愛已

及古

字

足利本穆叔下有歸

已人皆不愛必將喪家。知其不能保有宗嗣也。必不有其宗。為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向

莒邑。○向舒亮反。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在頓

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澶市然反汗音紆近附近之

秋公至自會。無傳。

悉

仲孫速帥師伐邾。

蔡殺其大夫公子燹。莊公子。燹息。蔡公子履出奔

楚。燹母弟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稱弟明無罪也。二十年註稱

弟明無罪者賈逵以為稱名罪其偏杜以鄭段有罪去弟以罪段今此存弟非是罪黃之文也言此以排賈氏也。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無傳。

季孫宿如宋。

正義當移在次節齊成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

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數所角反下同解古買反又戶買反復扶又反下始復

同好呼報○稱同盟此齊成而盟不言同者往年齊與晉平盟于大隧是齊已服於晉矣非於此始服故不言同也晉以齊既平和而召諸侯以為此會傳解其為盟之意

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晉平故云齊成也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驟數也謂十五年十七年伐魯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既盟而

又伐之非○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背楚音佩蔡

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與兄同謀故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二慶陳卿恐黃偏奪其政力反

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同欲之

晉楚人以為討○討責陳公子黃出奔楚奔楚自理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

先君

文侯父莊侯甲午也踐土盟在僖二十八年○與晉音預

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宣十七年文侯卒楚人使蔡無常

徵發無準公子燮求從先君

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

民同欲也。罪其違衆，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

罪也。稱弟，罪陳侯及二慶。稱弟者，至二慶。正義曰：稱弟者，止為罪

陳侯，但陳侯之罪，罪在信二慶，故杜兼言二慶耳。稱弟不為罪二慶也。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推此以觀其餘，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皆是兄害其弟者也。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傳曰：罪秦伯也。歸罪秦伯，則鍼罪輕也。陳侯不能制禦臣下，使逐其弟，傳曰：言非其罪也。非黃之罪，則罪在陳侯，示互舉之文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

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

是無天也。為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呼奸故反。去起呂反。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齊魯有怨，朝聘禮絕，今始復

通故曰：初繼好息民，故曰禮。冬季，武子如宋，報向

戌之聘也。向戌聘在十五年，褚師段逆之，以受享。

段，共公子子石也。逆以入國，受享禮。褚張呂反，段徐徒亂反。

賦常棣之七章以卒。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

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棣大計反，樂音洛，帑音奴。

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魚麗

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

麗力。賦魚麗之卒章。正義曰：魚麗詩，小雅物馳反。其有矣者，謂言魚有鱠，鯨魴鯉，并有旨酒。

也維其時矣者註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萬物莫不多也

有臺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為國光輝亦作旨使所吏

反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去所辟席○衛甯惠子

疾召悼子悼子甯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

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

之掩惡名如字徐音黜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

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餒餓也

反奴罪悼子許諾惠子遂卒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

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以邑出為叛適魯而言來奔

內外之辭漆本或作涑徐二邑在高至內外

地邑自為其例言在者指知其處言有者以示不審

此言二邑在高平者知其其在高平郡界耳又言有者

竝不審其處也釋例曰漆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

鄉閭丘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顯閭亭是二邑知在

高平而不審其地故言有也諸侯之臣入其私邑而

以之出奔者皆書為叛衛孫林父宋華亥宋公之弟

辰趙鞅荀寅等皆書為叛叛者背其本國之大辭也

此乃莒牟夷邾黑肱亦以邑叛本國但叛來歸魯據

其至魯為奔而言來奔內外之辭言俱是叛而辭

異耳且傳謂庶其等為三叛人明其來是叛也

文及

夏公至自晉無傳

秋晉欒盈出奔楚盈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名

罪之 **盈** 盈不至罪之。正義曰：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衛，書其族也。又八年宋司城來奔，舉其官也。又十四年宋子哀來奔，稱其字也。皆為無罪不書其名，則書名為罪之文。據傳盈無大罪，故辨之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其名罪之也。不能防閑其母，詩序文也。周禮虎賁氏舍則守王閑，又校人謂馬廐為閑，則閑是欄衛禁防之名也。禮之防失若彼，閑然論語云：大德不踰閑，閑謂禮法，言不能以禮法禁防也。

也。母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無傳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商 商任地闕。音壬。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十八

年伐齊之師，瀨水之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計公年不得

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公姑姊杜以公之姑及

稱梁有節姑姊謂父之妹也。此云姑姊是父之姊也。一人耳以杜氏為誤。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往歸臧宣叔去衡父不忍數年之不晏以棄魯國則公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四 成公十四年
 衡之年下計猶十七八成公是其父固當三十有餘矣成二年至此三十八歲姑又成公之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猶是成公之弟成元年伯姬歸于宋伯者長稱九年始嫁則為成公之妹成公不得有姊矣若成公別有庶長之姊以成公公衡之年推之亦不復堪嫁故知二人也唯公羊以成公即位年幼據左氏成四年傳云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公歸欲求成于楚得季文子諫而止此非年幼也反覆推之杜氏不誤計公年至二人正義曰
○妻之七計反下同杜以姑為父之女昆弟姊是已之女昆故計公之年以為寡者二人劉炫云案十二年傳云無女而有姊姊及姑姊姊則古人謂姑為姑姊姊也而知此姑姊是襄公父之姊止一人耳不得云寡者二人今知不然者以襄公成公之子成公即位二年已令太子公衡為質於楚及宋逃歸則公衡年十五六矣成公即位之初已三十有餘計至於今七十許歲其姊雖存年極老矣安可以妻庶其劉以為成公之姊而規杜氏非也

皆有賜於

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
○從才用反下同盍朝獵子盍。正義曰反下盍反同詰起吉反鄭玄服虔皆以盍為何不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中國
○去起呂反下皆同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丘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
 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給其賤役

從阜至牧凡八等之人

○阜在阜反凡八等之人謂阜與隸僚僕臺圉牧也

國

給其至之人。正義曰昭七年傳曰阜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自阜至牧

有八等也其大謂庶其從者魯給之以八等之人

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

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

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

國徵驗也

○洒西禮反濯

直角反度

軌度至徵也。正義曰謂使其臣信有

待洛反

軌則法度可明以為徵驗也。劉炫云軌

法也行依法度

而言有信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

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

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

書曰念茲在茲

國逸書也

茲此也謂行此事當念使

可施之於此

○不懲直升反

釋茲在茲

國釋除也謂欲有所

治除於人亦當顧已得無亦有之名言茲在茲

此事言此事亦皆當今可施於此

○令力呈反

允出茲在

茲允信也信出於此則善亦在此惟帝念功

言帝念功則功成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

可念也

國言非但意念而已當須信已誠至

國夏書

也。正義曰念茲在茲謂念此所行之事欲施於他

得可施之在於此身也然後行之釋茲在茲釋除也謂

有所除治於此前人之上亦當在此身無有罪過然

後除之名言茲在茲謂名此事亦皆當令可

施於此猶若名此除盜言此除盜已能除盜是除盜之事可施於此若已不能除盜遣人除盜是不可施於此也允出茲在茲允信也謂誠信之心出於此身則善亦誠在此身也信由已壹謂信實由已專壹然後善功可念此斷章為義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故與尚書本文稍殊也

必書重地也重地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

懲不義庶其非卿也正義曰公羊穀梁皆以邾

男及其卿大夫士命數周官其有等差當春秋時漸

已變改是以仲尼丘明據時之宜仍其行事從而然

之不復與周官同而先儒考合周官禮記各致異端

今詳推經傳國之大小皆據當時土地人民不復依

爵故書秦楚之卿而畧於滕薛也諸侯大國之卿皆

必有命固無所疑其總名亦曰大夫也故經傳卿大

夫之文相涉晉殺三卿而經書大夫邢丘之會傳稱

大夫亦皆卿也蜀之盟齊國之大夫溴梁之盟小邾

唯

具

之大夫此不命一命之大夫故不書也命者謂其君

正爵命之於朝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如其命數

則皆以卿禮書之於經衛之於晉不得比次國則邾

莒杞鄆之屬固以微矣此等諸國當時附隨大國不

得列於會者甚眾及其得列上不能自通於天子下

無暇於備禮成制故與於會盟戰伐甚多問曹之公

子首得見於經其餘或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

故皆不書之也邾畀我之等其奔亡亦多所書唯數

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也又邾庶其等傳皆言非卿

以地來雖賤必書紀裂繻來逆女傳曰卿為君逆知

此等微國亦應有卿有卿則應書於經徒以卑陋制

不合禮失禮之例杞降為夷華耦具官君子貴之至

於此等卿而不備禮亦所以見其畧賤也諸儒以為

邾莒無命卿既自違傳劉賈又云春秋之序三命以

命踰父兄昭公十年昭子始加三命而先此叔孫皆

自見經知所書皆再命也是杜大明春秋書卿名氏

之例以邾莒自當有卿若有再命則書名氏其不書

於經皆為禮不備故庶其○齊侯使慶佐為大夫○慶

佐崔杼黨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

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三子齊公族言莊公斥

逐親戚以成崔慶之勢終有弑殺之禍○復扶又反

音旋殺之申○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遠子馮為令尹

訪於申叔豫○叔豫叔時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

弱政教微而貴臣強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

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裳鮮食而寢○繭絲衣

求月反繭古典反禮記云繭為繭衣裳○繭絲衣

於既反鮮息淺反少也下鮮并註同○正義曰

玉藻曰繭為繭繆為袍鄭玄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繭為今之新絲繆為今繭及舊絮也然則繭是袍之別名謂新絲著袍故云繭衣也置冰牀下使疾楚子使醫

視之復曰瘠則甚矣○瘠瘦也○瘠在亦反而血氣

未動○言無疾乃使子南為令尹○子南公子追舒

也為二十二年殺追舒傳○樂桓子娶於范宣子生

懷子○桓子樂厲懷子盈也范鞅以其亡也怨樂氏

十四年樂厲彊逐范鞅使奔秦○彊其故與樂盈

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樂祁與其老州賓通

樂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堯後祁姓

○相能如字 幾亡室矣。言亂甚。○幾其 懷子患之。

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

主而專政矣。桓主樂廩。桓是廩之謚，大夫稱主。

誣樂盈言盈以范氏為死桓主，道范氏之意以桓主已死，其家喪弱，故陵侮樂氏而專晉國之政矣。 曰：

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為廩責

怒鞅而反與鞅寵位。○為于偽反 又與吾同官而專

之。同為公族大夫而鞅專其權勢，吾父死而益富

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言宣子

專政盈欲以死作難。○難乃 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

據

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證其有此懷子好施，士多

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下軍佐

○好呼報反 宣子使城著而逐逐之。著晉邑在外

施式鼓反。易逐，著直豫反，又張。秋樂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

淵、嘉父、司空靖、祁豫、董叔、祁師，申書羊舌虎、叔熊。

十子皆晉大夫，樂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祁音

皮。○秋樂至叔熊。正義曰：如此傳文，則樂盈出奔

反。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乃問陽畢。陽畢對曰：

論逞志而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

權也。樂氏之誣晉國久矣，樂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

其家，若滅樂氏，則民威矣。公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祈

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樂盈如國語則先殺十子後逐樂盈與此異者賈逵云十子皆樂盈之黨知范氏將害樂氏故先為之作難討范氏不克而死然則樂盈城著十子在國謀殺宣子不克宣子先殺之乃使適著逐樂盈此傳先言樂盈後言其黨耳非是樂盈既奔之後殺十子也此傳言城著而逐逐之則是就著逐樂盈國語言適曲沃逐樂盈者曲沃是樂氏之采邑蓋就著逐其身適曲沃逐其家也囚伯華

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

其為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能去叔向

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囚何若於死亡詩曰優哉

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

所以辟害卒其壽是亦知也詩小雅案今小雅無此全句唯采菽詩云優

哉游哉亦優哉游哉正義曰此小雅采菽之篇是辰矣案彼詩云優哉游哉亦是辰矣與此不

同者蓋師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

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鮒音附應應對之應下註同一本作不

應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

也食邑於祁因以為氏祁縣今屬太康答其九反室老

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得行求救

吾子吾子不許謂不應出不拜祁大夫所不能也

不能動君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

者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

信

人

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

直則天下順之。行下孟反註同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

直。音角較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

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

老矣。老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

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

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馴及實反傳也疆居良反下註同書曰

聖有謩勲明徵定保。逸書謩謀也勲功也言聖哲

有謀功者當明定安之。謩莫胡反勲有覺至順如字書作訓

曰此詩大雅抑之篇。○惠我至保之。○正義曰此詩尚頌烈文之篇。○逸書至安之。○正義曰此引書曰夏書胤征之文也。彼作聖有謩訓。此云惠訓不卷。行本當作訓。但杜以傳作聖有謩勲。故順傳文解之。劉背傳文而規杜氏非也。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

謀鮮過有謩勲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固

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

弟故。宥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

以父罪廢其子。○鯀古本反。○鯀殛而禹興。○正義

水九載績用不成。乃求得舜而徵用之。歷試三年。乃

禪以位。舜典美舜之功。象以典刑之下。始云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孔安國云。作者敘典刑而連引四

罪明皆徵用所行於此總見之是言舜初被徵用先
 誅鯀而後舉禹故言鯀極而禹興信三十三傳曰
 舜之罪也極鯀其舉也與禹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
 嗣興皆言誅鯀而舉禹而鄭玄註尚書以為禹治水
 既畢乃流四凶言其先舉禹而後誅鯀既違經傳之
 文且復於理不當故王肅雖云禹治水而後以鯀為
 無功而殛之是為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為禹
 之勤勞適使父極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
 大之罪進退無據迂亦甚哉
 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
 大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
 之而無恨心言不以一怨妨大德
 大音奉
 相息亮反
 甲至
 大德○正義曰大甲湯孫世本記文也書序云大甲
 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
 作大甲三篇是大甲能自改悔伊尹復之之事也
 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言

喻誤

兄弟罪不相及
 音又
 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
 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
 而免之
 共載入見公
 賢徧反下文始見并註同
 不見叔向而歸
 言為國非私叔向也
 為于偽反下
 不為已亦為子
 皆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不告謝之明不為已初
 叔向之母妒叔虎之母美而不使
 不使見叔向父
 故反
 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彼美余懼其生龍蛇
 以禍女女敝族也
 敝衰壞也龍蛇踰奇怪
 女音
 汝下同

國多大寵國六卿專權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

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之故

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樂盈過於周西鄙掠之國劫

掠財物難乃且反掠音亮辭於行人國王行人也曰

天子陪臣盈國諸侯之臣稱於天子曰陪臣得罪於

王之守臣國范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守臣○守手又反註同

將逃罪罪重於郊甸國重得罪於郊甸謂為郊甸所

侵掠也郭外曰郊郊外曰甸○罪重直用反註同甸徒練反無所伏

竄敢布其死國布陳也○竄七亂反魯陪臣書能輸力於

王室王施惠焉國輸力謂輔相晉國以翼戴天子相

息亮其子厲不能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

力亡臣猶有所逃國大君謂天王○任音王國大君謂

義曰進言於王而稱大君知大君謂天王也大君君

之太者故以為天子易云大君有命亦謂天子也

若棄書之力而思厲之罪臣戮餘也國罪戮之餘將

歸死於尉氏國尉氏討姦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

唯大君命焉國布四體言無所隱國尉氏討姦之

死尉氏猶言歸死於司敗明尉氏主刑人故為討姦

之官周禮司寇之屬無尉氏之官蓋周室既衰官各

改易於時有此官耳其司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

九晉逐盈而自掠之是效尤○效或作倣戶教反使司徒禁

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轅轅○候送迎賓客

之官也轅轅關在緱氏縣東南○轅音袁使司徒至氏者

官司寇掌詰姦慝刑暴亂當使司徒而此云司徒者

以司徒掌會萬民之卒伍以起徒役以此追胥以此

追寇盜是其所掌獲得○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罪人乃使司徒刑之耳○會於商任錮樂氏也禁錮

卽位三年始來見公○會於商任錮樂氏也禁錮

樂盈使諸侯不得受○錮音固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

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須禮

而行政身之守也○政存則身安怠禮失政失政不

立是以亂也○為二十五年齊弒光二十六年衛弒

剽傳○弒申志反下會朝至亂也○正義曰經訓

朝以正班爵之義是會朝為禮之常法也政恃禮而

行猶人須車以載禮是政之車輿也禮運云政者君

之所以藏身也言政行於外身藏其中政是身之所

守也怠慢於禮則政無車無車則政不行是失政也

君既失政則身無所守失政○知起中行喜州綽邢

則身不立是其所以亂也

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知起中行喜州綽邢

○正義曰國語畢對公皆樂氏之黨也樂王鮒謂

公許諾盡逐羣賊此謂也

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

勇也余何獲焉○言不為已用王鮒曰子為彼樂氏

乃亦子之勇也

國

言子待之如樂氏亦為子用也

子為至勇也。正義曰：子斥宣子也。子能為彼樂氏待遇其人如樂氏，彼荷子之恩，乃亦為子之勇矣。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

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

國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

於雞鬪，勝而先鳴。○先二，悉薦反。莊公為勇爵**國**設爵位以

命勇士，殖綽郭最欲與焉。**國**自以為勇。○欲與音州，預下同。

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國**識

門版數，亦在十八年。○枚本，識其枚數。正義曰：亦作版。十八年傳云：以枚數

此云識其枚數，板謂門扇之板

脫二字

闔枚謂馬，趨以馬枚數門扇之板。彼時數得其數，則二枚不同。今人數物猶云一枚二枚也。其可

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國**言

但為僕隸尚新耳。○子為，于為反。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

其肉而寢處其皮矣。**國**言嘗射得之。○射食，亦反。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五 襄二十二年 盡二十四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無傳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無傳子叔齊子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 無傳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書名者寵近小人貪而多馬

今

春秋疏 卷之三十五 為國所患。○近附 近之近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念

各將罷還。魯之守卿遣武仲為公謝不敏。故不書。守

手又反為。公頻與至不書。正義曰。經書正月

公于偽反。公至自會。則武仲初發。公仍未至。傳言

武仲如晉。正為御叔傲使。不論聘晉之意。故杜原公

之未歸而遣使。使又不書於經。知是魯之守臣使適

晉也。二十六年鄭伯朝晉而歸。使公孫夏謝不敏。知

此亦是為公謝不敏。非公命。故不書也。服虔云。武仲

非卿。故不書。前年傳武仲為司寇。後。雨過御叔。御叔

年出奔。書於經。此年不得云非卿也。御叔魯御邑大夫。過古禾反。御

在其邑將飲酒。御叔魯御邑大夫。叔魚呂反。又魚

據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馬於虔

反。知音智。

又如。武仲至之聖。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以鄉

字。三物教萬民。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鄭玄

云。聖通而先識也。尚書洪範云。睿作聖者。通識之名

也。尚書稱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詩稱

人之齊聖。皇父孔聖。母氏聖善。皆非大聖也。我將

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

傲使人。言御叔不任使四方。傲五報反。使所

之蠹也。令倍其賦。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為罰

傳言穆叔能用教。蠹丁。古者至用教。正義

故反。曰。周禮大司徒云。比建

邦國。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方四

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

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四之一。鄭玄云。其

其

春秋疏 卷之三十五 其

等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此是諸侯之國貢王之差也司勳職云凡頒賞地三之一食鄭玄云賞地之稅三分計稅王食其一二全入於臣此采邑貢王之數也然則諸侯之臣受其采邑者亦當三分之一而歸於公故云古者家其國邑言以國邑為已之家有貢於公者是減已而貢之故以重賦為○夏晉人徵罰言重倍其賦當以三分而二入公也

朝于鄭國召鄭使朝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國少正

鄭卿官也公孫僑子產國少正鄭

卿官也○正義曰十九年傳云立子產為卿知少正是鄭之卿官名也春秋之時官名變改周禮無此名也

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國魯襄八年即位八月國即位年之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

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國言朝執事

謙不敢斥晉侯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

楚國因朝晉不見禮生朝楚心晉是以有戲之役國

在九年國戲許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

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

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驥又從寡君以觀

釁於楚國實朝言觀釁飾辭也言欲往視楚知可去

否國○共音恭下共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國在十二

年謂我做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國晉鄭

同姓故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一初佳反一音七

何反註同池徐本作沱直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

國土地所有重之以宗器宗廟禮樂之器鐘磬之

屬。重直以受齊盟齊同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

以會歲終朝正**國**朝正也正義曰言以會歲

朝正二十九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石孟

石奠孟音于溴梁之明年溴梁在十六年子蟜

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酒之新

熟重者為酎嘗新飲酒為嘗酎夏戶雅反下同見賢徧反又如字耐立

又**國**酒之至嘗酎正義曰月令孟夏天子飲酎

反用禮樂鄭玄云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

酒至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彼

言飲酎當是夏祭之後此言嘗酎謂見於夏祭故云

與執膳焉謂祭助祭膳音煩祭肉也

未受胙肉也與執膳焉謂二十年澶淵盟間間

間二年間君將靖東夏謂二十年澶淵盟間間

又如四月又朝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朝以聽

會期薦反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

政令之無常國家寵病不虞荐至荐仍也皮荐在

薦無日不惕豈敢忘職惕懼也大國若安

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自將往不須來召

堪任音士 補

○朝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口實但有其言而已言實出於口也服虔云實謂譴讓也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翦削也謂見剝削不堪命則成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計○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錮欒氏之命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

自棄也弗能久矣為二十五年齊弑其君光傳○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黑肱子張古弘

反召室老宗人立段段子石黑肱子而使黜官薄

祭黜官無多受職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時祀

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四時至盛也

饋食禮者諸侯之大夫時祭之禮也是時祭用少牢今公孫黑肱使黜官薄祭故時祭用特羊殷祭乃少牢諸侯之大夫止用少牢而禮器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夫而祭謂之饗鄭玄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之祭有用大牢時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據此二文大夫得用大牢者禮器之文據天子大夫故也雜記據喪祭故進用等士喪禮士遣奠用少牢是也大夫無禘祫

一而云殷三年祭者禮記言大夫有善於君祿及五世是大夫有功或得禘祫也劉炫云禮器云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饗鄭玄云君子謂大夫以上是大夫然有用大牢時也雜記云大夫之虞也皆少牢卒哭與祔皆大牢喪祭有大牢明吉祭亦有也此言特羊必是時祭殷以少牢明是三年一為大祭猶天子諸侯禘也禮大夫時祭少牢大祭大牢今黑肱全減之盛也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法度戒未然○盡歸津忍反凡此詩曰至有焉○正義曰詩例可求故特音之○大雅抑之篇侯維也言謹

慎爾身唯在依法度用此以戒不億度之事鄭子張其有此詩之義焉言生在敬戒是慎法度也貴而能不貧是戒○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復扶又反註同下復使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為明年齊伐晉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偏寵觀起令富○數所主反乘繩證反令力呈反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

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

洩命重刑臣亦不為漏泄君命罪之重反。焉於虔

又同泄息列反又以制反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竟轅

車裂以徇轅音患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

於朝欲犯命取殯殯必刃反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

不欲犯命移尸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

曰行乎行去也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

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於事是讎於實是

君故雖謂讎而不敢報與音預殺遂縊而死傳

譏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緇一復使遠

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屈建子

木也齮五綺反有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

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辟遠子不欲與語

之對之應又從之遂歸退朝見

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

何敢告子言恐與子所罪故不敢與子語賢偏反

曰何故對曰咎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

并
遍

取下皆歸一作如
舍

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國遠子惶懼意不
在御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
骨也國已死復生白骨更肉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國
夫子謂申叔也如夫子謂以義往已不然請止國止
不相知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國辭遣之○十二月
鄭游取將歸晉國游取公孫董子國取晉國未出竟遭
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國令止其邑不復行丁巳其
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國十二月無丁巳丁巳十
一月十四日也子辰廢良而立大叔國良游取子大

叔取弟音大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

請舍子明之類國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音舍求

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國鄭國不討專殺之

人所以抑強扶弱臨時之宜曰無昭惡也國交怨則

父之不脩益明也國交怨至明也○正義曰若游

其父所以見殺為奪人妻故也報殺國則人知其父被殺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國無傳

三月己巳杞伯旬卒國五同盟國害反國五同盟國正

義曰旬以七年即位九年盟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
十六年于溴梁十九年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皆魯

春秋左傳卷之五十八

杞俱在是
五同盟

夏邾畀我來奔國無傳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

君之罪來奔故書國畀我至故書國正義曰杜從賈說以為庶其

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劉炫規過云杜此註云庶其之黨庶其奔魯三年若是其黨邾人即應討之何

因至今始奔庶其以邑奔魯魯人還以賜之畀我不命而禮儀不備或未加命數故不書之邾畀我之等

其奔亡亦多所書唯數人而已知其合制者少也如彼所說又以畀我是卿何為兩說自相矛盾乎炫以

為釋例是集解非今刪定知不然者原杜之意以二十一年邾庶其竊邑來奔去此既近邾更無事今畀

我來奔必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春秋之例命卿有罪出奔皆書名畀我書名罪其與庶其同

黨非謂畀我非命卿與釋例不違劉不曉杜旨妄為

規非也

葬杞孝公國無傳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國書名皆罪其專國叛君言

及史異辭無義例國書名至義例國正義曰被殺

為二慶罪狀成十八年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犛卻至

哀四年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皆不言及文九年晉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與此並

言及傳無其說知是史異辭無義例也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國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自

理得直故為楚所納

晉欒盈復入于晉國以惡入曰復入國復扶又入于曲

春秋左傳

卷之三十五

汲古閣

之甲疑帥甲

沃國兵敗奔曲沃據曲沃衆還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還戶關反沃國案傳樂盈潛入曲沃之甲以入晉都及敗又入于曲沃潛入之時晉人不及覺及敗後更入晉人以其狀告故先書復入于晉後言入于曲沃謂其後入故云兵敗奔曲沃也不言叛者叛謂以邑叛屬他國樂盈既入曲沃據曲沃之衆與君戰爭兵敗而死終亦不附他國故不言叛也然則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入于宋南里以叛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荀寅入于朝歌以叛皆非叛屬他國而並書叛者彼皆與國相距不勝而即出奔得歸乃言復國皆有叛屬他國之意故本國皆以叛告此樂盈與君爭勝不勝即死未有叛屬他國之意故晉人不以叛告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兩事故言遂

正義曰遂者

因上事生下事之辭是兩事故曰遂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亦是一舉而為兩事不言遂者於彼註云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然則此言遂者齊人來告以齊告為文故乃言遂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豹救晉待命于雍

榆故書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雍於用反朝

如字

已卯仲孫速卒

孟莊子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書名者阿順季氏為之

廢長立少以此奔亡罪之○為于偽反長丁

罪之○正義曰書名是罪之文案傳紇為孟氏所譖其奔非紇之罪故杜以阿順季氏廢長立少為紇之

春秋左傳

卷之三十五

及古閣

此一作取

罪狀也

晉人殺欒盈

齊侯襲莒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

遂者間有事

政反

輕遣○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

十九年傳例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是

還自晉不入遂襲莒經不言遂者間有他事故也若

然僖六年夏公會齊侯云云伐鄭秋楚人圍許諸侯

遂救許二十八年公會晉侯云云于溫天王狩于河

陽云云諸侯遂圍許彼亦間有他事而言遂者兩事

言遂取其省文彼二者公皆親在事不待告故遠承

上事總言諸侯遂行此書齊事雖告稱遂行襲莒亦

不可書遂為間有數事與前文隔絕故也

徐

並其

期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

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喪如字平公不徹樂非禮

也○徹去也○去起禮為鄰國闕禮諸侯絕期故

以鄰國責之○為于偽反下註為召禮諸侯絕

義曰杞孝公晉平公之舅也尊同則相為不降平公

於禮為舅當服總麻三月但總服既輕其恩不過鄰

國故傳言禮為鄰國闕也杜言諸侯絕期者據禮之

正法言諸侯尊降其親雖有本服賜者亦當為之闕

故以鄰國責之禮父在為母服期喪絕旁期非母也○陳侯如楚朝也公子

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二慶虎及寅也二十年

二慶譖黃黃奔楚自理今陳侯往楚乃信黃為召二

慶○愬息使慶樂往殺之慶樂二慶之族二慶畏

誅故不敢自往○使慶樂往絕句慶氏以陳叛因陳侯在

楚而叛之不書叛不以告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

城治城以距君屈建楚莫敖板隊而殺○從才用反又如字

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忿其板隊遂殺樂人

故役人怒而作亂○隊直類反註同長丁丈反遂殺慶虎慶寅楚

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肆放也

故書曰惟命不于常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

則亡君子至于常○正義曰杜言慶氏以陳叛叛不書不以告則傳載君子之言其意不為經

也君子自論慶氏之罪所為不義不可放肆以為宜其誅滅故引尚書康誥言天命之不于常有義則存無義則亡慶氏族有二卿為不義之故而並喪亡故君子論其事傷之也服虔以為傳發此言為不書慶氏以陳叛為楚所圍稱國以殺不成惡人肆其志也服虔見元年圍宋彭城追書繫宋不登叛人謂此亦宜然故為此解然叛是大罪若書為叛其惡益明何當匿其罪名謂之不可肆也若慶氏不可放肆故不書其叛則林父華亥趙鞅荀寅之徒豈皆可使放肆而書其叛乎且傳文不言書經之意知之不為經也故杜以為叛不告故不書耳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晉將

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媵

妾在其中○析星曆反媵以證反又繩證反至媵

之○正義曰晉將嫁女為吳之夫人齊以女為媵使

析歸父送媵女於晉令與適俱行也禮媵同姓適異

春秋左傳

卷之三十五

汲古閣

而

姓今晉嫁女於同姓齊以異姓為勝皆非禮也傳納不言非禮者但傳本主說樂盈不言事之可否

諸曲沃國樂盈邑也樂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國胥午

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

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國集成也○知音智盈曰

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國言

我雖不為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答其九許諾

伏之而觴曲沃人國胥午匿盈而飲其眾○觴式羊

反飲於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國孺子樂

盈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

徧拜音遍補

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國謝眾之思

已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書入絳國獻

子魏舒絳晉國都初樂盈佐魏莊子於下軍國莊子

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故因之國私相親愛趙氏

以原屏之難怨樂氏國成八年莊姬譖之樂卻為徵

○屏薄輕反韓趙方睦國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

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國十四年晉伐秦樂厲違荀

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國范宣子佐

中行偃於中軍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國悼子知

罄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

從。○知音智少。傳云荀罄卒十四年，傳言盈生六年而武子卒，是其少也。知悼子荀首之孫中行吳荀

林父之曾孫，首是林父之弟，首為知氏，林父為中行。氏是同祖也。悼子是荀吳二從叔父，故相聽從。計悼

子年十六，不得為十七，是故沈氏云後人傳寫誤。劉

炫以此而規。程鄭嬖於公。鄭亦荀氏宗。○嬖必

杜氏非也。程鄭嬖於公。正義曰：鄭雖非卿，亦是強族，言嬖於公，見其不助樂氏。唯魏氏及七輿

大夫與之。七輿官名。○與音餘。曰：七輿官名。○正義

大夫杜云：侯伯七命，副車七乘，謂副車每車有一大夫主之，則此七輿大夫杜亦為主副車之官也。劉炫

云：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於公，不應曲附。樂王鮒侍樂氏，服虔云：下軍輿帥七人。炫謂服言是樂王鮒侍

才

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

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王鮒。○鮒音附，坐如

走如字。一音奏。且樂氏多怨，子為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

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為民柄。○柄彼

且樂至民柄。○正義曰：樂氏多怨，言易克，既有為利

之權，又執民之八柄也。○賞罰為民柄。○正義曰：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

子，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此八者，爵

祿，予置生是賞也，奪廢誅是罰也。賞罰二事，分為八

名。此時臨與敵戰，唯賞罰而已，故以賞罰言之。鄭玄

云：柄所秉，執以起事者也。然則柄將何懼焉？樂氏所

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

謂疑詐

春秋正義

卷之三十五

內應應對之應

公有姻喪

夫人有杞喪

○強其丈反下註
強取同懈佳音反
夫

杞喪○正義曰隱元年傳說葬之節云士踰月外姻至則姻是外親之總名杞孝公卒夫人有兄弟之服是有杞喪也傳言公有姻喪註言夫人有杞喪者下文樂王鮒使宣子墨綬冒經詐為夫人故也案經葬杞孝公之下始書樂盈復入于晉則樂盈之入在孝公葬後杜解諸侯既葬除服而夫人猶有服者葬杞孝公書魯使去之日樂盈入晉當在葬杞王鮒使宣子墨綬冒經詐為夫人故也

子墨綬冒經

晉自殺戰還遂常墨綬

○縷七雷反本又作衰同

冒莫報反經直結反冒經以經冒
其首也一云縷冒經三者皆墨之
兄弟當大功喪服大功布衰裳牡麻經冒經者言以經冒其首也樂王鮒使宣子謂為夫人孝服也
婦人輦以如公
恐樂氏有內應距之故為婦人服

內應應對之應

補

而入奉公以如固宮

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
古喚反守
○正義曰晉語云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蓋襄公有別宮之固宮

范鞅逆魏舒
用王鮒計欲強取之則成
列既乘將逆樂氏矣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

與二三子在君所矣

二三子諸大夫
○乘繩證反下驂乘超乘

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
驂乘必持帶備

遂超乘

跳上獻子車
○跳他彫反上時掌

右撫劍左援帶

劫之
命驅之出僕請
請

所至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
逆獻子也執其手賂

徒

春秋疏

卷之三十五

內應應對之應

之以曲沃國恐不與已同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

國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音芳匪反國

犯至其罪○正義曰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

罪隸女子入于春槩鄭玄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

男女同名杜用鄭說以無正文故云蓋以斐豹請焚

丹書知以丹書其籍近世魏律緣坐配沒為工樂雜

戶者皆用赤紙為籍其卷以鉛為軸此亦古人丹書之遺法

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

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國言不

負要盟如日音督丁乃出豹而閉之國閉著門外音

督戎從之險隱而待之國隱短牆也督戎踰入

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國公臺之後樂

氏乘公門國乘登也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

用劔以帥卒國用劔短兵接敵欲致死音卒子樂氏

退攝車從之國鞅攝宣子戎車遇樂樂國樂盈之族

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國言雖死猶不舍女罪音女

樂射之不中又注國注屬矢於弦也音射食亦

反注之往反註則乘槐本而覆國樂樂車櫟槐而覆

同屬之玉反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樂魴傷樂

盈齊曲沃晉人圍之國魴樂氏族音斷音短國樂氏

反註同櫟音歷○槐音懷覆芳服

反註同櫟音歷○槐音懷覆芳服

反註同櫟音歷○槐音懷覆芳服

反註同櫟音歷○槐音懷覆芳服

反註同櫟音歷○槐音懷覆芳服

反註同櫟音歷○槐音懷覆芳服

族○正義曰服虔云魴盈之子俱無文也計樂盈宣
子之外孫胥午謂為孺子未得有子已堪戰十九年
樂魴已帥師伐齊必非樂盈子故杜以為樂氏族世
族譜樂魴為樂氏族以樂樂為雜人不知杜意何故
也○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

先驅前鋒軍○揮許韋反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
召上照反

之傳摯為右○申驅次前軍傳摯申鮮虞之子○鮮
之傳摯音至本或作

申鮮虞之子傳摯○曰俗本多云申鮮虞之子今
案註云傳摯申鮮虞之子若傳先

有子字無煩此註故今定本皆無曹開御戎晏父戎
為右○公御右也○晏父

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
○廣古曠反

癸為右○貳廣公副車○廣古曠反啓率成御襄罷
註同邢音刑

師狼蘧疏為右○左翼曰啓○牢魯刀反一本作罕
皮買反狼音

郎蘧其居反○翼曰肱賈逵以為此言或當有成文
也且此傳上下先驅申驅是前軍也大殿是後軍也

明啓肱是在旁之軍說文云肱掖下也肱是在旁明
矣凡言左右以左為先知啓是左也名之曰啓或使

之先行詩云以先啓行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口大
前驅音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

也音相似如服言古人名軍為啓者肱商子車御
侯朝桓跳為右○右翼曰肱○肱起居反徐又音脅

直遙反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大
徒彫反

殿後軍○殿都練反註同夏燭庸之越駟乘○四
戶雅反御魚呂反

共乘殿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駟
乘繩

證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

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

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

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完之孫須無

武子崔杼也間問剛之間又曰將如君何武子曰

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

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欲弑之以說晉乃且

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於背盟主

反弑申志反下同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

廷

音佩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自

抑損齊侯遂伐晉取朝歌朝歌今屬汲郡爲二隊

入孟門登太行二隊分兵爲二部孟門晉隘道大

行山在河內郡北徐戶郎反一音如字隘於解反

張武軍於熒庭張武軍謂築壘壁熒庭晉地戶局

反庭音庭本亦作廷壘張武至壘壁正義曰

力軌反壁亦作辟音壁宣十二年傳稱楚旣戰勝

潘黨請築武軍昭十三年傳子干帥陳蔡之師入楚

陳蔡請爲武軍蔡公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

藩爲軍以此知武軍謂築壘壁也張謂戍郟郟取

張設築作之具服虔云張設旗鼓也

晉邑而守之支反郟婢封少水封晉尸於少水以爲

口上

苗口七郎等
本朝鍛冶考
作
河

嘉永元年

京觀○少詩照反地名下註孟氏之少立少同觀宮喚反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

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

晏○勝音升一音申證趙勝至大夫

十二年傳曰荀吳畧東陽遂襲鼓滅之鼓在鉅鹿居

山東故為魏郡廣平以非二年齊晏弱城東陽以偏

萊哀八年吳伐魯克東陽而晉齊魯皆有東陽各同

而實異服虔以東陽為魯邑謬之甚矣○八月叔孫豹

帥師救晉次于雍榆禮也○救盟主故曰禮

故曰禮○正義曰公羊傳曰曷為先言救而後言次

先通君命也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公羊傳曰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君也其意言君則

進止自由故先次後救臣則先通君命故先救後次

賈氏取以為說謂此傳云禮者言其先救後次為得

禮也釋例曰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

事後事成而次也皆隨事實無義例也叔孫豹次于

雍榆傳曰禮者善其宗助盟主非以次為禮也齊桓

次于聶北救邢亦存邢具其器用師人無私見善不

在次也杜以此故言救盟主故曰禮所以明異舊說

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

彌公鉏悼子紇也○適丁歷反長丁丈反下訪於申

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

歸盡室將行○申豐季氏屬大夫他日又訪焉對曰

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必爾徐扶滅反乃

其然猶必爾○敝婢世反乃

其然猶必爾○徐扶滅反乃

止國止不立紇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

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國為上賓國飲於場反

于偽反下註為既獻國已獻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

樽絜之國酒樽既新復絜潔之國重直恭反樽音尊

下非復文復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國臧孫下迎

悼子及旅而召公鉏國獻酬禮畢通行為旅國獻

為旅國正義曰案鄉飲酒禮主人席於阼階上西面

賓席於堂戶西南面介席於西階上東面眾賓席於

上賓之西南面初賓介及眾賓至立於門外東面主

人出迎于門外西面主人延賓入反介眾賓等立於

西階下主人揖賓升主人酌酒於阼階上拜獻賓賓

西階上拜受飲卒爵酌酒以酢主人主人阼階上飲

卒爵又酌酒先自飲以酬賓賓拜受酬酒奠于薦東

賓降主人又酌酒於西階上獻介介於西階上受爵

飲卒爵酌以酢主人主人於西階上受爵飲卒爵介

降主人又酌酒於西階上獻眾賓眾賓飲訖降引樂

工入歌詩主人獻樂工又引笙人立於堂下主人獻

笙師訖主人及賓介眾賓等皆升就席乃立相者為

司正使弟子一人舉觶於賓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

酬眾賓是為旅也杜言獻酬禮畢者謂獻酬賓介及

眾賓禮畢也言通行為旅者謂一人舉觶於賓旅眾

相酬通至於下案鄉飲酒禮未旅以前賓介皆立此

傳云大夫皆起則季氏飲大夫酒未必純如鄉飲酒

禮則獻酬事訖大夫皆坐然則既獻召悼子者謂獻

臧紇及大夫訖而召悼子使與之齒國使從庶子之

禮列在悼子之下季孫失色國恐公鉏不從季氏以

公鉏為馬正國馬正家司馬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

閔子馬閔馬父怨也怒也**曰子無然禍福無門**

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處也

敬莫父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

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富

可也。正義曰。悼子既為適子。將承季氏之後。故謂悼子為季氏。下言為孟孫。其意亦然。富倍季氏。言可過悼子也。姦回不軌。更獲罪戾。非徒貧賤而已。是為倍下民。故杜云。禍甚於貧賤也。姦回不軌。

禍倍下民可也禍甚於貧賤公鉏然之敬共朝夕

恪居官次次舍也。朝如字。恪苦各反。**季孫喜使飲已酒而**

以具往盡舍旃具燕饗之具。音捨。**故公鉏氏富又**

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家臣仕於公。孟孫惡臧孫。

不相善。惡烏路反。下之惡子。季孫愛之。愛其成。

已志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騶孟莊子之庶子。

孺子秩之弟。孝伯也。廉反。好呼報反。羯居竭反。又之曰。

從余言必為孟孫為孟孫後。孟氏之御騶。正義曰。成十八年傳。

曰。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註云。六騶六閑之騶。則騶是掌馬之官。蓋兼掌御事。謂之御。

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

讎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公鉏謂季孫曰。

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

力於臧氏矣。國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

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國信

力於臧氏矣。正義曰：不應得而弗應，已卯孟孫卒。

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國戶側喪主。對之應。國立于戶

側。則在室戶之東西而立也。禮記云：坐此云立者，以

季孫來，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

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國季

孫廢鉏立紇，云欲擇才，故以此答之。國焉在且夫子

之命也。國遂誣孟孫，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

之療力召反 補

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

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國常志相順

從身之害。國疾取。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國常志相為

戾，猶藥石之療疾。國孟孫至石也。正義曰：治病藥

之類，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國愈已疾也。國夫

猶生我。正義曰：服虔云：夫謂孟孫也。桓十三年傳

夫固謂君，夫豈不知服虔云：夫謂鬪伯比也。二十六

年傳：夫不惡女乎。服虔云：夫謂大子也。其年又曰

夫獨無族姻乎。杜云：夫謂晉也。三十一年傳：夫亦愈

知治矣。杜云：夫謂尹何皆謂也。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

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

不使我葬國欲為公鉏讎臧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

戒國戒為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國辟

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國註同辟婢亦反徐甫亦反

藉亦借也臧孫使正夫助之國正夫隧正國隧音遂

藏才浪反國正夫隧正國正義曰七年傳稱叔仲昭伯為

同國隧正謂南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是役夫隧正

所主知此正夫是隧正也隧正當屬司徒臧氏為除

司寇而借之於臧氏者蓋當時臧氏兼主掌之

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國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

○從才用反註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國

見其有甲故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國魯

一南城東門國魯南城東門○正義曰蓋舊名猶在

此門以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國鑄國濟

為便北蛇丘縣所治國娶七住反鑄之樹繼室以其姪國

女子謂兄弟之子為姪國姪大結反穆姜之姨子也

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為姨昆弟國昆弟○正

義曰釋親云妻之姊妹同出為姨孫炎曰同出俱已

嫁也然則據父言之謂之姨據子言之當謂之從母

但子效父語亦呼為姨姨子昆弟即生紇長於公宮

喪服從母昆弟是也故曰姨昆弟姜氏愛之故立之國立為宣叔嗣臧賈臧為出在鑄

還舅氏也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國

諸

罪惡盟諸大夫以為戒。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

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已。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

惡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

首。季孫召外史。正義曰：周禮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今季孫召外史，蓋魯亦立此官也。

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

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毋音無聽吐。

定反適。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

蕩覆公室。謂譖公與季孟於晉。覆芳反。季孫曰：臧

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崩

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

干亦犯也。盍戶臘反。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

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居音基與。

音餘。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欒

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

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齊侯還自晉，不入

不入國，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于子傷股。

而退。齊侯傷，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

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二子齊

且

大夫且于隧狹路。○殖市力反華胡化反還音旋狹戶夾反

義曰既入而又得出宿知所入非城邑也故杜以為狹道檀弓說此事云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言

于奪則當為地名鄭玄引此傳云隧奪聲相近言其與此一事則此亦為地名若是地名不得云且于之

隧即如記文蓋當且于之旁也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

氏。○近附莒子重賂之使無死

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

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華周即華還昏而受命日未

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

○杞梁即杞殖莒人行成勝大國益懼故行成齊

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

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不足弔若免

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婦人

無外事故下猶賤也廬力居。○婦人至賤也

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

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鄭玄云行弔禮於

野非也然則男子亦不得受野弔而言婦人無外弔

者檀弓云君遇樞於路必使人弔之鄭玄云君於民

臣有父母之恩是男子從樞在野則得野受弔婦人

無外事雖從樞亦不得野受弔耳若男子得受野弔

而會子非蕢尚者以蕢尚在朝顯著故宜弔於其家

若君遇樞於路使人弔之者謂庶人又微小之臣也

檀弓因蕢尚而說此事云杞梁死其妻迎其樞於路

而哭之哀則杞梁之妻於時從杞梁樞雖從樞而辭

不受弔是由異於男子故也服虔以下從上讀齊侯言敝廬在下禮記無下知下猶賤謙言賤妾也

弔諸其室傳善婦人有禮○齊侯將為臧紇田齊侯自

與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

道伐晉之功臧孫聞之見賢遍反齊侯絕句對曰

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

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兵也

於寢廟正義曰一解鼠不敢穿寢廟墉以為穴者即畏人故也但寢則近人廟則幽靜鼠不穿廟豈是畏人故知寢廟間雅鼠不即以為穴必須穿壁始敢安處止為畏人故也計燕巢鼠穴自是其常假喻言之不可執

此為難也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臧孫知

禍

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此鼠欲使怒而止仲尼

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辟齊過○知之

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

曰念茲在茲逸書也念此事在此身言行事當常

念如在已身也作不至怨也正義曰服虔云不

惡孟氏立庶也然則作而不順當如服言傳無惡孟氏之事故不取當謂知其不可而為之是不怨也

順事怨施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欒氏

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無傳

秋七至之既。正義曰：漢書律

歷志載劉歆三統之術以爲五月二十二分月之二
十乃爲一交以爲交在望前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
在望後望則月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而
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而
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月日食此年七月八月日食
凡交前十五度交後十五度並是食竟去交遠則日
食漸少去交近則日食漸多正當交則日食既若前
月在交初一度日食則至後月之朔日猶在交之末
度未出食竟月行天既而來及於日或可更食若前
月日在交初二度以後則後月復食無疑今七月日
食既而八月又食於推步之術必無此理蓋古書磨
滅致有錯誤劉炫云漢末以來八百餘載考其註記
莫不皆爾都無頻月日食之事計天道轉運古今一
也後世既無其事前世理亦當然而今有頻食於術

不得有交之所在日月必食日食在朔月食在望日
月共盡一體日食少則月食多日食多則月食少日
食盡則前後望月不食月食盡則前後朔日不食以
其交道既不復其相揜故也此與二十一年頻月日
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則變古爲篆改篆爲隸書則隸
以代簡紙以代縑多歷世代年數遙遠喪亂或轉寫
誤失其本真先儒因循莫能改易執文求義理必不通後之學者宜知此意也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無傳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無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無傳

陳鍼宜咎出奔楚陳鍼子八世孫慶氏之黨書名惡

之也鍼其廉反咎其九反惡烏路反

叔孫豹如京師正義曰世本文也

大饑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

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咎旬之

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陶唐堯所治地大原晉陽

縣也終虞之世以為號故曰自虞以上上時掌反註同治直吏

大饑居疑反又音機補

反陶唐至以上正義曰如杜此註陶唐共為

參虛晉陽六名大原晉陽縣也唯載六名而言不及

唐釋例又別記小國所都唐大原晉陽縣也亦云唐

是晉陽而言不及陶則以陶與唐別不是共為一名

也史記云帝堯為陶唐氏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

稱殷商也案經傳契居商故湯以商為國號後盤庚

遷殷故殷商雙舉歷檢書傳未聞帝堯居陶而以陶

冠唐蓋地以二字為名所稱或單或復也張晏云堯

為唐侯國於中山唐縣然則唐是中山縣名非晉陽

也堯自唐侯而升為天子既為天子乃治於晉陽故

杜於晉陽六名言不及唐記其諸國之都乃云唐是

晉陽言堯為天子號曰陶唐其治在晉陽耳唐非晉

陽縣內之地名也舜受堯禪封堯子丹朱為王者之

後猶稱為唐其名不易終虞之世在夏為御龍氏

謂劉累也事見昭二十九年見賢謂劉至九年正義曰

後

昭二十九年傳曰陶唐氏既衰其有劉累學擾龍于秦龍氏以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

商為豕韋氏 豕韋國名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

國 豕韋至韋城。正義曰鄭語云祝融之後八姓大彭豕韋為商伯矣又曰彭姓彭祖豕韋則商滅

之矣賈逵云大彭豕韋為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德復興而滅之然則商之初豕韋國君為彭姓也其後乃

以劉累之後代之亦不知殷之何王滅彭姓而封累龍以豕韋氏者杜於彼註云劉累代彭姓之豕韋累尋

為豕韋氏是杜解劉累及其後世再封豕韋之事

周為唐杜氏 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

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

復為范

拓難

會食邑於范氏 杜今京兆杜縣。○隰徐入反復

杜至杜縣。○正義曰以國語杜伯文不連唐知唐杜

二國名又以豕韋為一嫌唐杜亦一故辯之也昭元

年傳稱堯遷實沈于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

季世曰唐叔虞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是言周成王

滅唐也周語曰周之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是周有

杜國故杜以為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也晉語

訾祐對范宣子云昔隰叔子違周雖奔於晉生子與

為司空世及武子佐文襄為卿以輔成景後之人可

則是受隨范賈逵云宣王殺杜伯其子逃而奔晉

子與士為字武子士會也會士薦之孫是隰叔四世

及士會食邑於范為范氏也劉炫云案杜於昭元年

註云唐人若劉累之裔累遷魯縣此在大夏即如彼

春秋

卷之三十五

及古

云之等也累遷魯縣傳云唐人是因因居大夏則累之子孫遷居大夏也杜知殷未封之於唐者以周成王滅唐故也知後封於杜者以宣王時有杜伯故也是成王之時有唐無杜宣王之時有杜無唐故杜為此解劉炫又規云唐非豕韋之胤杜亦未必是後安知滅唐遷於杜也賈逵註國語云武王封堯後為唐杜二國以爲並時爲國非滅唐封杜劉以爲唐非劉累之後又取賈逵註國語武王封堯後爲唐杜二國以爲二國並封而規杜氏非也炫謂宣子歷言已之宗族於上世有國有家未必繼體相承炫於處秦爲劉謂非丘明之筆豕韋唐杜不信元愷之言已之遠祖數自譏許或聞此義必將見嗤但傳言於人懼誤後學意之所見不敢

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
有隱唯賢者裁之

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
戶雅反

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
立謂不廢絕

及其言立今俗本皆作其言立於世檢元熙以前本則無於世二字**其是之謂乎**
豹聞

之大上有立德
音泰**其次有立功**
音大

其次有立言
音逸

至立言。正義曰。大上其次以人之才知淺深爲上。次也。大上謂人之最上者。上聖之人也。其次次聖者。謂大賢之人也。其次又次大賢者。也。立德謂創制垂法。博施濟衆。聖德立於上代。惠澤被於無窮。故服以伏羲神農。杜以黃帝堯舜。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德也。禮運稱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後代人主之選。計成王非聖。但欲言周公。不得言成王耳。禹湯文武。周公與孔子。皆可謂立德者也。立功謂拯危除難。功濟於時。故服杜皆以禹稷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功也。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

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
 能捍大患則祀之法施於民乃謂上聖當是立德之
 人其餘勤民定國禦災捍患皆是立功者也立言謂
 言得其要理足可傳記傳稱史佚有言論語稱周任
 有言反此臧文仲既沒其言存立於世皆其身既沒
 其言尚存故服杜皆以史佚周佚臧文仲當之言如
 此之類乃是立言也老莊荀孟管晏楊墨孫吳之徒
 制作子書屈原宋玉賈逵揚雄馬遷班固以後撰集
 史傳及制作文章使後世學習皆是立言者也雖久
 此三者雖經世代常不朽腐故穆子歷言之

不朽 傳善穆叔之知言○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
 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
 祊廟門○祊布彭
 門○反註同
 謂廟門也

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
 謂廟門也

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
 宣子寓寄也音遇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
 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
 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
 貳貳離也長丁丈反難如字又乃且反賄呼罪反若吾子賴之則晉
 國貳賴恃用之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
 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沈滅之言音妹沈溺也將焉
 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德須令名以遠聞音焉於
 音問又如字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

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
 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為邦家之基，所以濟
 令德。音扶下也。夫同。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
 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
 濟令名。音汝。詩云：至名也。夫。正義曰：詩小雅南
 君子以有樂美之德，故為邦家之基本也。此詩所言
 言此君子有令德也。夫又引詩大雅大明之篇，詩人
 謂武王云：上天之意，臨視女武王矣。言武王為天所
 臨，不敢懷貳於女之心。此詩所言，言武王有令名也。
 夫樂美君子者，言君子有可樂可美之德也。劉炫云：
 詩人謂武王云：上天之意，臨視女武王，故在下臣民
 無懷貳於女之心也。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

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無寧寧也。音毋而。

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思浚。

反。毋寧至生乎。正義曰：無寧寧也。言人等作二
 事，為不取人財，寧使人謂子實能生養我民也。

為多取人財，使人言子不能自活，而象有齒以焚其
 須我民財以生活乎。此二者孰勝也。

身賄也。焚斃也。焚扶云：反服云：焚讀也。焚斃
 義曰：焚是燒也。象不燒死，故訓為斃。服虔云：宣子說乃

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

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

於敝邑。介因也。大國楚也。說音悅為于偽反。下

註魯為同相息亮反。介

音戒註寡君是以請罪焉請得罪於陳也

及下同一本作是以請請罪焉請請罪焉

竝七井反徐上請字音情敢不稽首為明年鄭入

陳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魯為晉

報侵○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

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為下吳召舒鳩起

本○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彊

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又居良反齊社蒐軍實

使客觀之祭禮因閱數軍器以示遠啓彊求反闕

音決數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

族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秋

齊侯聞將有晉師夷儀之師使陳無宇從遠啓彊

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師送

之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今城陽黔陬縣東北

計基城是也齊既與莒平因兵出侵之言無信也

其廉反又其令反如淳音耿弁反陬側雷反又子侯

反韋昭音諏基本又作其音基又如字漢書作斤如

音基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合諸侯以

報前年見伐○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

棘澤以齊無宇乞師故也諸侯還救鄭夷儀諸

侯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

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骼庚百反一音古洛反躒力狄反徐音洛鄭人卜

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亦反徐神石反子大叔

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也欲使

卑下之大叔游吉○大叔音泰下遐嫁反對曰無有眾寡其上

一也○言在已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問反

○無有至一也○正義曰射犬之意言我與彼俱是

大夫無有國土大小人民眾寡之異其在我上彼

此一也其意言我下鄭卿亦下晉卿彼大叔曰不然

若是卿我當下之彼是大夫我不下之

部婁無松柏○部婁小阜松柏大木喻小國異於大

國樓路口反徐扶苟反婁本或作

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大陸謂土地高

大名曰阜阜最大為陵則阜地之高者是丘陵之類

也部婁小阜相傳為然大山有松柏小阜無松柏小

阜異於大山喻小國異於大國不得與大國之人等

也服虔云喻小國無賢材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

二子張骼輔躒幄帳也○幄於既食而後食之使御

廣車而行○後食音嗣廣巴皆乘乘車

乘車安車○下乘字繩證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

皆踞轉而鼓琴○踞居慮反轉張戀反註

良反一轉衣裝○正義曰踞謂坐其上也戰車

本作囊所有可坐其上明是衣囊耳當是盛衣甲

與上疑脫不字

俱

之囊也。下云取胃於橐，當別。近不告而馳之。射犬

恨故近敵不告而馳，皆取胃於橐而胃入壘，皆下搏。

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也。胃直救反，橐古毛反。

各反挾音協。弗待而出。射犬又不待二子，皆超乘抽弓。

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

同乘義如兄弟。復扶又反。下復討同。胡再不謀。謂不告而

馳不待而出，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

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曩猶向也。

也怯去業反，亟居方反，註同。曩者至怯也。正義曰：曩猶向也。

出非是故不告也。○楚子自棘澤還，使遠啓彊帥師送陳無

字。傳言齊楚固相結也。○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

在此年夏。爲于僞反。下註同。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

鳩楚屬國，召欲與共伐楚。楚子師于荒浦。荒浦舒

鳩地。浦判五反。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二子楚大

夫。犁力兮反。又利之反。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

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令尹遠子馮

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

以待其卒。卒終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

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為明年楚滅舒鳩。

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言宜咎

所以稱名。○齊人城邾。邾王城也。於是穀維鬪毀

王宮。齊叛晉欲求媾於天子。故為王城之。○邾古

公就而營之。謂之洛邑。亦名王城。其地舊名為邾。故

以邾為城名。周語云。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毀王宮。

計靈王以二年即位。往年為二十二年。往年毀壞其

城。故齊人今歲。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

賜之大路。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為昭四年叔

孫所以賜路葬張木。○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代

戶

樂盈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子羽也。○揮許

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下之道。○下

反又。問自降下之道。正義曰。下註階猶道也。

如字。知問降階者。問自降下之道。程鄭既得為卿

以卿是高位。欲降意下。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

人。故問自降下之道。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

然明。醜蔑。○語魚據反。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

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而

已。又何問焉。言易知。○下戶嫁反。且夫既登而求

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覺乎。不然其有感

疾將死而憂也。言鄭本小人。為明年程鄭卒張本。

○夫音扶知音
 智覺許觀反
 降階然明議其將死故云此程鄭
 身有罪禍懼奔亡之覺而輒問降階也若不然則有
 迷惑之疾將死而憂乎何休難此云善言者君子所
 尚有小人道之輒為死徵是善言不可出口此未得
 傳之意也然明者鄭之知人知程鄭以佞媚嬖幸得
 升卿位非有謙退止足之心今忽問降階是改其常
 度以其改常知其將死故疑其知將有亡覺惑疾而
 憂故能出此語耳善言非其常所以知其死非謂口
 出善言即當死也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偷程鄭
 小人也將死其言善俱
 是失常無所怪惑也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三十五終

